



愉頤度曲

色彩徘徊新水墨

我是個新概念水墨畫家，恰似一葉扁舟，於印象派與野獸派的汪洋間徘徊，試圖探尋獨屬於我的藝術航道。

印象派，那是光與色交織的夢幻之境。莫奈以靈動筆觸，捕捉光影瞬息萬變。他筆下的睡蓮，在光影的輕撫下，似有生命的呼吸，水的波光與花的綽約，於色彩的交融裏淺吟低唱。那色彩，宛如自然慷慨傾瀉的斑斕詩章，每一筆塗抹，都暈染着對世間微妙光影的敏銳洞察。在他的畫作前，我恍若能嗅到空氣中瀰漫的水汽，感受到那穿透晨霧的熹微陽光。

而野獸派，以馬蒂斯為旗手，是色彩的不羈狂歡。它打破傳統枷鎖，用濃烈、奔放的色彩直抵人心。野獸派的畫作，似一場激情澎湃的風暴，色彩如脫韁野馬，肆意奔騰。那些鮮明色彩的碰撞，不是簡單的視覺衝擊，而是藝術家內心對自由、對本真的吶喊。在這色彩的狂歡中，形式的束縛被拋卻，情感如洪流般奔湧而出。

我懷揣着對這兩種風格的熱愛，於宣紙之上踟躕前行。水墨，這承載千年文化底蘊的媒介，在我眼中，既有着容納細膩色彩變幻的可能，又潛藏着釋放強烈情感的力量。在創作時，有時我渴望如印象派般，以細膩筆觸捕捉自然瞬息的神韻。蘸墨、落紙，試圖用墨色的濃淡模擬光

影的流轉，以水墨暈染勾勒世間的朦朧詩意。然而，野獸派那熾熱的色彩理念又在心底翻騰，驅使我打破水墨傳統的淡雅界限，大膽融入明艷色彩，讓宣紙也染上那股不羈的熱烈。

這種徘徊，並非迷茫的無措，而是探索的執着。在印象派的細膩與野獸派的豪放間，我尋找着平衡點。我期望筆下的水墨畫，既有印象派捕捉瞬間的靈動，又有野獸派直抒胸臆的果敢。讓墨與彩在宣紙上共舞，以東方的水墨語言，訴說着對西方這兩種偉大藝術風格的獨特理解與融合。

在這徘徊的旅程中，每一次嘗試都是對未知的叩問，每一幅作品都是探索的腳印。或許道路蜿蜒曲折，但我堅信終有一日，能在这印象派與野獸派交織的藝術迷霧中，開闢出一條屬於新概念水墨畫的光明坦途，讓水墨在這獨特的融合中綻放全新的華彩。



● 水墨畫《百合》 作者供圖



姚瑤雅音

寫故事的人

上周末，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，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《弦繫28載—創·City Pulse》音樂會。音樂會最讓大家感動的環節，就是邀請了來自香港東區兒童合唱團、沙田合唱團、「弦光展現」音樂訓練計劃的百位香港青少年與弦樂團共同登台，聯袂演繹歌曲《我們的家》。這部作品唱出了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深情厚誼。

歌中唱到「情繫國家，我們這一個家」「同步挽手，我們一起去愛護他」，我回想起了香港回歸祖國28年以來，我自己走過的藝術和教育之路；回想起了創辦樂團十多年來闖過的難關，創出的新路；回想起了我們用音樂帶去正能量，點亮人生的基層孩子。我很希望講好我們的故事，去激勵更多的人，但我也想到了要講好這些故事，也不能忘記給予關懷和支持，共同寫下香港故事的朋友。

我們香港弦樂團成立之初，就已經接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配對資金支持，中國銀行和董氏基金會，一直支持我們發展至今。我記得在他們支持下，剛開始的第一年我們就去國際上講好中國故事，我們樂團到美國肯尼迪中心演出，跟喬治城大學交流演出，如今樂團已經在全球14個國家40多個城市進行巡演，足跡遍及中東歐、美洲、北歐、東南亞及澳洲等地，今年還計劃到法國演出。他們長期支持我們「香港 Can Do 青年音樂交流計劃」，是成就香港青年音樂家實現夢想、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。他們的愛心和關懷，也使得基層孩

子有機會走進音樂廳，可以跟我們藝術家同台演出，在孩子們內心播下自信自強、勇創明天的種子。

我非常感恩他們，特別要感謝中國銀行這些中資機構的支持。他們扎根香港，關懷社會，也代表了國家對香港的關愛，他們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支持青少年和年輕藝術家融入國家發展，講好中國故事。作為香港藝術節節目委員會的委員，我也了解中資公司對於藝術節的無私支持，支持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，才使得我們這樣的中小樂團得以發展，也讓更多的藝術家能夠受惠，香港的藝術能夠「百花齊放春滿園」。

「香港情祖國心」，我們需要的是共情同心的支持，也是許多機構和朋友共同寫下時代故事的參與，更是一代代人情感的連接和傳承。這次的音樂會恰好也是三代人的一次藝術盛會，我們的小孩子合唱團，年紀只有十幾歲，還有樂團的青年藝術家，而我和來自上海的女指揮家張潔敏，則帶領大家一起奏響時代旋律，致敬城市精神。中西融合的香港特色，敢闖敢拚的創新精神，展現城市脈動，也恰與弦樂團12年來的拚搏創新發展歷程交相輝映。

最近在第30屆上海電視節頒獎禮上，一首歌曲《寫故事的人》中唱到：「這封信給煙火中寫故事的人……」「寫同路，寫晨昏，你和你的城……」「寫故事多輝煌，以螢火的光」。這其中唱出的是每個時代故事背後平凡英雄的精神，我想這也是寫出我們音樂故事所有人的精神。



水過留痕

為星途增添色彩

不管是工作需要還是專業上的「職業病」使然，香港多位幕後音樂製作人都漸漸成為內地電視綜藝節目的觀眾之一。有「90後」的音樂小伙子們指，若不是經常看內地的電視綜藝節目，他們都不知道內地的樂壇原來真是「人才濟濟」，甚至實力唱將亦有可能成為「滄海遺珠」。年前他們發現周華健的女兒周蕙都是個唱家班。近期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2025》裏，除了香港觀眾熟悉的女演員葉童和鄧萃雯外，更有美人胚子蔣一儷，故此內地的綜藝節目中除有使演藝人「翻紅」的機會外，同時亦會令演藝人的星途增添色彩。

樂壇友人指他的父母輩表示因看電影，才知道外國女星芭芭拉·史翠珊 (Barbra Streisand) 擁有強大且獨特嗓音，令人動容。而電影《護花傾城》中，竟被雲妮侯斯頓 (Whitney Houston, 已故) 的歌唱魅力所感染，不愧是「天籟之聲」。雖然有些人指香港的歌壇是在「追捧」內地的音樂綜藝節目，但無可否認看內地的綜藝節目，令香港音樂製作人更能了解內地樂壇的進展，如知道內地有不少實力唱將，以及「音綜」的製作情況。這次認識了蔣一儷這位經常作「中性打扮」的歌手，原本是位「富二代」，家境殷實，論經濟能力她大可以「躺平」，但她熱愛唱歌，於香港樂壇中人來說，在看到她與葉童組隊合唱《女孩》，以「長假髮」示人回復女兒家的打扮時，覺得蔣一儷的「塑造性」很強。在舞台上的演藝人需要「百變」來吸引觀眾的眼球，蔣一儷正符合現世代觀眾對演藝人「才能」的追求，有觀眾歌迷的支持，使演藝人星途可以走得更遠。

難怪蔣一儷收到歌迷的信件或禮物時，開心得像小孩子取得心愛的糖果般，其心情乃人之常情，而蔣一儷曾說過：「有演藝前輩認為參加任何綜藝節目演出，每次都是在吸取人生經驗，這些經歷就是人生成長的一環。」於歌壇及演藝人而言，能跟不同界別的歌手或音樂人合作，就是一種「創新」，也符合「有競爭才有進步」，行業始會良性而健康地發展下去。



百家廊

時光裏的老店

繞過那棵百年烏柏，踏上一座古老的石橋，再順着彎仄的石子路拾階而上，轉角處，可見一塊金色邊框的木製「裕和店」招牌，懸於門楣格外顯眼。店內空間大，分左右兩廂，左邊為農用區，隨地擺放着生產農具及其它大物件，右邊為豆腐作坊和上架的食雜。日常需要釐清的活兒頗多，起早貪黑忙碌已成常事。

裕和是爺爺最小的弟弟，係孫們都叫他「滿公」，這間老店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汗水，在物資匱乏的年代，除了保障他家的生計，也給村民購物帶來便利。於我而言，時光裏的老店與美食糾葛在一起。嘎崩脆的牛皮花生，色澤金黃、酥皮噴香的「豬油渣」，特別是那碗豆腐花，以其鮮嫩軟爽的獨特美味，勾住了我的味蕾，成為經年憶事繞不開的支點。

老店在「德裕樓」百米開外，這座四方大土樓住着十餘戶人家，為本族房親。天剛麻麻亮，滿公從店裏過來了，喊他的大兒子阿炳起床。老人順着木梯來到3樓角間，先敲三下門，然後拉起門環，一邊敲、一邊喊起來，聲音尖脆，可以穿透土樓的每個角落：「阿炳子，還不起來。有檢呀，都要早點起來。」重複着，當聽到房間裏有了響動，方才離去。

那時的寒暑假，年紀稍大的孫們，得隨時聽候差遣，搬柴燒灶，分

揀物品，有時抬着大半桶浸泡好的黃豆，去村東的加工磨磨豆漿。一趟需要大半天功夫，滿公也是看在眼里，變法術般給些獎勵，幾顆牛皮花生，也或一碗令人垂涎的豆腐花。店裏的四方木桌，一人一凳，分坐開來，每人分得小碗，趁熱吃得津津有味，不忘舔着碗底，意猶未盡享受着童心綻放的時光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村裏公路開通，年輕人買了敞篷三輪車在村裏搞運輸，從駕駛室掏出一根折鐵用力搖一圈，伴隨「突——突——」聲響，拉出兩股黑煙，車子就這樣啟動了。篷內置兩排座位，讀初中時候偶有搭乘，沙石公路，坑窪處處，很是顛簸，從村裏到學校，票價5毛錢。不出幾年，此前的三輪車換為了更加舒適的四輪龍馬車。清早，喇叭響起，要出山的村民從四面八方向停車場聚攏。3部龍馬車一字排開，坐滿一部隨即開走，滿公偶會赴墟進貨，遇到貨多或下雨，當車停穩，族人已在等候，主動幫忙卸貨搬運。

店頭櫃檯，擺着一副木製算盤，旁邊掛桿小秤。顧客需要的斤兩，滿公隨手抓起基本八九不離十。推起算珠，指尖舞動，啪啪有聲。滿婆是下洋人氏，不識字，也沒見她站過櫃檯，平時在店裏，更多是幫襯整理貨物、熬製豆漿等閒雜事。她的主業

是家事，一堆農活需要操心，招待親戚等人情世故。每當族內親戚來訪，她會熱情接應，然後領着去店頭走走，這是她日常待客環節中必做的事情。

那年正讀初二，一個周日的午後，母親正在土樓灶間炒着我帶去學校的菜乾，滿婆從店頭過來，手裏拎着一小袋零碎的豬油渣。特地交代，這是滿公給我炒菜用的。第一次見到菜裏有那麼多的油渣碎肉，食慾已然拉不動。那周的菜乾也是特香，五天連吃不膩，香味還讓宿舍同學很是垂涎，紛紛過來換菜品嘗，都說味道極好，吃得飯粒不剩，滿眼有光。

後來，離老店30米開外，滿公很順利購得一處更寬敞的店面，整體土木結構，高兩層，一樓兩間連通，簡單裝修後，換了新店招「三和號」掛於店門上方。但村民依然習慣稱為「裕和店」，這種自然的稱呼，屬於山村日子的樸素情感。

時至今日，我依然對豆腐花情有獨鍾。每次去街肆，看到路邊小店擺出的豆腐花，那股撲鼻而來的豆花飄香，便能留住我的腳步，然後買上一份，邊走邊品，味蕾瞬間觸到老店味道，似又回到純真的年少……

時光裏的老店，帶着一代鄉人的回憶，豐富了山裏人家柴米油鹽的日子，也留住了我的經年記憶。

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，但如果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，那是什麼樣的情緒、什麼樣的心理？每次聽到有人去世，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心中也有陣陣不安、陣陣難過，始終曾經是活生生的生命！

最近唐佳的離世，是令我非常不安難過的，跟她和雪妮曾有過一段比較接近的往來，因為父親在世時，常常稱讚他們兩位，說他們是圈中值得支持和愛護的一對。那時雪妮已經在電視台演媽媽角色了，可能自覺黃金時間已經過去，拍電視只當是一份工作，所以當我要求跟他們做訪問，他們都覺得很意外。雪妮姐開始推了我的請求，而佳哥是沒有意見的，太太說什麼他便應對着。直至有一次我在茶樓碰上他們，他們又挺客氣邀請我一起，原來雪妮姐常在青年會游泳，佳哥會等她游完水一起去飲茶，夫妻倆就是這樣簡單地過日子。也因為這次相遇，雪妮姐才答應我的邀請，做了一次訪問。自此我跟他們也算是朋友，加上父親和他們也有不少合作，關係變得比較親近。

但後來不知什麼原因，聯絡少了。雪妮姐亦漸漸減少演出，彼此之間便少了聯繫。今日佳哥這樣的悲慘結局，病床上的雪妮姐，一對這麼好的恩愛夫妻，這麼好的演藝人，最後的結局，太教人難受了。

佳哥走了，不少朋友都感到痛心，當中有位他們從未合作過、也不太認識的後輩張焯（但與其父親張瑛合作不少）。他在臉書上寫作一段悼念文字，

我把它也貼了出來，願佳哥一路走好！張焯在臉書上寫道：

跟唐佳哥和雪妮姐完全不熟，亦從未合作過，跟他們緣分就止於街上碰過幾次面，只要近距離而視彼此有接觸，我都必定上前跟前輩打招呼（但凡是前輩，我都自覺應該代他替他舊日合作的夥伴打個招呼的），有幾次遠遠看到他們手牽着手走在路上，我就不好打擾了。

每次見到他們，我總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，就是覺得他們像極了隱世在香港這個現代都市中的黃蓉和郭靖，雪妮姐美麗聰慧，唐佳哥謙厚，平常穿着簡單便服卻自帶一股大俠風範。如果當年金庸會續寫《射鵰英雄傳》，再開拍的話，相信尋遍海峽兩岸暨香港，也再不會找到一對更鸚鵡情深的神仙眷侶，比他們更像黃蓉和郭靖。

唐佳哥，一路好走，你在我心中深深烙下了郭靖的模樣，多謝你曾經和我老爸合作過《書劍》這部經典電影，當然應該還有其它我不知道的好些好電影……永遠悼念前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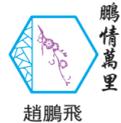
（張焯博士提供照片）

悲

唐佳（左）和張瑛（中）當年經常在電影中合作。



唐佳（左）和張瑛（中）當年經常在電影中合作。



鵬情萬里

暢想一場青港之戀

這幾日受青海商務廳之邀，隨香港媒體團赴青海參訪，所到之處皆對兩地合作抱有無限憧憬。一路走下來，深感這並不是一句實主問泛泛的應酬之言。

香港泊在南海之濱，青海高在世界屋脊，兩個迥然不同區域要雙向奔赴，看似是優質資源藉助國際平台擴充影響力的慣常合作，實則是發展機遇契合期的水到渠成。

在香港，特首李家超提及北部都會區的發展「心急如焚」。這塊約300平方公里的區域，不止要開發新市鎮，更事關香港未來。香港今日之國際地位，得益於東西交匯的天時地利人和，繁盛於「一國兩制」的獨特優勢，而隨着全球貿易規則和產業布局的重塑，要捉住稍縱即逝的機遇，使香港在新格局中再度佔據優勢地位，北部都會區使命重大。

特首描繪的北部區有四大產業板塊：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、創新科技地帶、口岸商貿及產業區，以及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。用坊間的話說便是「南金融、北創科」。作為傳統國際金融、貿易和航運中心，

過去幾十年，香港在國家開放改革中擔當了貿易和資本的樞紐作用，其中「南金融」功不可沒。而「北創科」則意味着香港要依託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樞紐，為國家在劇烈變動的世界經濟新秩序中穩打穩紮，提供可信賴的重要支撐。

所謂創新樞紐，不僅是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和最下游資本市場上的創新突破，也有賴於在知識型、服務型高端專業服務業上的積極有為。比如標準互認與價值轉化，產業鏈協同與技術賦能。

香港的監管體系，在海內外有口皆碑。香港認證機構發出的認證證書，獲全球超過100個經濟體認可，擴大提升香港認證的國際認可範圍和深度，便是建設創新樞紐的重要一環。北部藍圖中待建的大學城、科創園區等，背後支撐和牽引的腹地，早已超越粵港澳大灣區。最高領導人考察多個省份時提及的對接粵港澳大灣區，意圖尤為深遠。

在青海，早先因為偏遠交通不便導致的工業開發滯後，使河流、山川、濕地保持了自然純淨的狀態。國家倡導的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」理念，在青海全域照進了現實。巍峨連綿的崑崙山、祁連山脈橫

亘其中，守護生態構築屏障；源遠流長的長江、黃河、瀾滄江發源於此，涵養生態孕育文明。除了香港天津津樂道的蟲草、牦牛肉，優質自然條件之下的冷凍蔬菜、清潔能源、文旅IP更是獨樹一幟。

在這裏，我遇到的官員，從省級到廳級、從市區到縣到牧區村鎮，對「青海最大的價值在生態、最大的責任在生態、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」省情定位認知，是規劃和執行層面的最大共識。從供港蔬菜的種植區，到牛羊成群的廣袤牧區，有機、無污染、賣好價錢，亦是菜農和牧民最樸實的共識。從一望無際的光伏板海洋，到山丘上林立的風力發電機，再到碧波蕩漾的龍羊峽大壩，清潔能源賦能綠色算力正在成為現實。後發展固然眼前急切，後來者居上的視野和機遇，讓人艷羨。

香港北部區加速建設創新樞紐，青海發掘生態產業化潛力，二者處在各自發展的關鍵期和機遇期，也都在國家「創新驅動、綠色轉型、數字賦能、區域協調、開放合作」頂層設計之中，二者合力打通的不止是綠水青山變身金山銀山的轉換通道，還有發達地區和後發展區域對生態市場價值化的有益探索。（青海紀行之一）



踏地觀察

湯煥兆

Jimmy O. Yang 香港熱潮

Jimmy O. Yang（歐陽萬成）在香港掀起熱潮，脫口騷賣個滿堂紅，還被旅遊局邀請成為大使，說好香港故事。

Jimmy是誰？他是一位美國華裔喜劇演員和作家，以其獨特的幽默和鮮明的個人風格而聞名。他於1985年出生在香港，隨後移居到美國，並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學位。起初，Jimmy在金融行業工作，但他對喜劇的熱愛，驅使他轉行成為全職喜劇演員。

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，是HBO的熱門劇集《矽谷群英》(Silicon Valley)。在劇中他扮演以創新為主的角色 Jian Yang，展現了他在科技業中的幽默觀察。另外，他還參與多部電影和電視劇，如《我的超豪男友》(Crazy Rich Asians) 和《Jimmy O. Yang: Good Deal》, 標誌了亞裔崛起的美國熱潮。

太太是他的同代人，有一段時間在加拿大讀書，對Jimmy的棟篤笑最有共鳴。他曾出自傳《如何做個美國人：一本移民子女如何讓父母失望的指南》(How to American: An Immigrant's Guide to Disappointing Your Parents),

把中國人刻板的父母期望與美國自由尋夢價值對比，除了是一場場的血淚史之外，就如他的棟篤笑，實際是以種族的既有刻板形象，去顛覆所謂的種族平等主張。在外國，表面上雖說人人平等，但骨子裏一定是白人優先、英文優先，像Jimmy這樣的亞洲人去嘲笑自己，反而是把歧視的權力拿回來。表面取笑亞洲人，實質卻是點出我們的不凡，如何成就他如今的不凡。

我認為這類論說，就如特朗普當選一樣，之所以流行，是因為大家已厭倦人人平等的主張，亦即「左膠大愛」的立場。世界有這麼多人，美國有這麼多人，根本不是人人一樣，愈這樣說反而是無私顯見私，正視大家的不同，才能達成和而不同的世界。

過分鼓吹無差別的包容，只會變成一種極端，引來反彈，令「平等」變為藉口。因此這個年代，見到如他這一類以「刻板印象」(Stereotypes)作為切入，由自嘲再變自強，凸顯獨特之處，才令大家更彼此明白大家，逃出「乞求別人認可」的少數邊緣族裔命運，和所有人平起平坐，有自尊地與所有人共同生活。